

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

欧洲哲学史稿

陈修斋 杨祖陶

(一九八六年修订本)

湖北人民出版社

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

欧洲哲学史稿

陈修斋 杨祖陶

(一九八六年修订本)

湖北人民出版社

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

欧洲哲学史稿

陈修斋 杨祖陶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2插页 54.8万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2版

1987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数：14 601—24 900

ISBN 7—216—00061—7/B·10

统一书号：2106·66 定价：3.95元

再 版 弁 言

本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除作者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之外,也曾为其他一些高等学校有关系科采用作为“西方哲学史”或“外国哲学史”课程的教材,虽然重印过一些,都早已售罄。现在本书已为国家教育委员会列入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计划,正式定为“西方哲学史”或“外国哲学史”课程的教材,并且也为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指定为有关课程自学考试用书,为此出版社决定再版印行,我们也就借此机会对原书作了一些修改。

这次修改的重点,是第一章古希腊罗马哲学部分。原书这一章的内容叙述较为简略,这次作了较大篇幅的修订增补,除也作部分删削或改写外,总计这一章约比原书增加了三万字之谱。为求大致保持原书篇幅,故对原书以后部分作了适当的删节或压缩;主要对第二章的第三、第四节的一些部分作了删节和压缩;第四章第二节取消,其内容经压缩后并入第一节;第五章第二节的二、三、四项压缩后加以合并。此外,我们对现在发觉原书某些叙述不够明晰准确,或评价不够全面妥当,以及论点或提法不尽恰当之处,也都作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和增删,都只是局部的,没有改变原书的格局和基本面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欧洲哲学史这一学科当然也需要发展和带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也衷心希望不久将有以崭新面貌出现的欧洲哲学史或西方哲学史教材来取代本书。

这次本书第一章的修改增补,是由段德智和张传有两位同志

代我们进行的，柏拉图及其以前的部分由段德智同志负责，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部分由张传有同志负责。对他们的大力帮助和付出的辛勤劳动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当然，修改和增补的部分都经我们看过，也再作了一些改动，因此如果这一部分还有某些缺点错误，也和其他部分的一样，当由我们负责。因限于水平，此书虽经这次修订，缺点错误总还是难免的，衷心希望得到同道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1986年11月于武汉大学哲学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哲学	10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	10
第二节 古希腊奴隶制形成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18
一 米利都学派和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19
二 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	29
第三节 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繁荣和危机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43
一 “智者”中的民主派和贵族派 激进派“智者”公开反对和批判奴隶制的思潮	46
二 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原子论体系及其直接先驱	55
三 苏格拉底和“小苏格拉底派” 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念论体系	67
四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93
第四节 古希腊奴隶制衰落时期和古罗马奴隶制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113
一 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和斯多葛派的唯心主义的对立 皮浪的怀疑主义	113

二	古罗马奴隶制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124
三	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早期的演变 奴隶制社会末期各种异端思想反对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斗争	138
第二章	西欧封建社会的哲学	147
第一节	西欧封建社会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斗争发展的一般特征	147
第二节	西欧封建社会基本形成和开始繁荣时期的哲学斗争	152
一	经院哲学形成以前西欧封建社会的哲学	152
二	经院哲学的形成及其内部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对立	156
三	早期经院哲学时期唯名论者反对实在论者的斗争	162
第三节	西欧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哲学斗争	170
一	神秘主义异端对教会权威和正统经院哲学的冲击	172
二	阿拉伯阿威洛伊主义对天主教会和正统经院哲学的挑战	173
三	正统经院哲学的系统化, 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	177
第四节	西欧封建社会繁荣末期的哲学斗争	188
一	“拉丁阿威洛伊主义”思潮反对托马斯派正统经院哲学的斗争	190
二	实验自然科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	193
三	唯名论的复兴及其反对托马斯主义实在论的斗争 经院哲学的衰落	199
第三章	西欧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哲学	212
第一节	这一时期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哲学的一般特征	212
第二节	人文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理论	217
第三节	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路德和闵采尔	227
第四节	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莫尔和康帕内拉	233

第五节	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宗教神学和经 院哲学的斗争 哥白尼和布鲁诺	238
第四章	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 欧各国的哲学	248
第一节	这一时期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哲 学的一般特征和斗争的概况	248
第二节	英国革命从序幕到完成时期资产阶级和新贵 族的唯物主义哲学 培根 霍布斯 洛克 自然神论者	259
一	培根	260
二	霍布斯	266
三	洛克	271
四	自然神论者	279
第三节	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西欧大陆各国新兴资 产阶级的哲学 笛卡儿与伽桑狄 斯宾诺莎 莱布尼兹	280
一	十七世纪法国的哲学 笛卡儿与伽桑狄	281
二	十七世纪荷兰的哲学 斯宾诺莎	294
三	十七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初德国的哲学 莱布尼 兹	307
第四节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告终后的主观唯心主义 哲学 贝克莱和休谟	322
一	贝克莱	323
二	休谟	330
第五章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哲学	340
第一节	这一时期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思想渊源及一般特点	340
第二节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先	

驱梅叶及其他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和社会	
政治观点	348
一 梅叶	349
二 其他空想共产主义者	357
第三节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哲学和社会政治	
观点 培尔 伏尔泰 孟德斯鸠 卢梭	361
一 培尔	362
二 伏尔泰	364
三 孟德斯鸠	369
四 卢梭	373
第四节 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	
和社会政治观点 拉美特利 狄德罗 爱尔	
维修 霍尔巴赫	382
一 主要代表	383
二 自然观	389
三 认识论	398
四 无神论和反宗教思想	403
五 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伦理观点	408
第六章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	418
第一节 这一时期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思想前提和发展概况	418
第二节 康德	433
一 “前批判时期”的宇宙发展思想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	
思想	435
二 “批判时期”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440
三 “批判时期”的认识论思想	450
四 “批判时期”的道德思想	478
五 康德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对康德哲学的两种批判	489
第三节 费希特和谢林	491

一	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492
二	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	502
第四节	黑格尔	517
一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顶峰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	522
二	“逻辑学”——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533
三	“自然哲学”——唯心主义的自然观	561
四	“精神哲学”——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566
五	体系和方法的矛盾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588
第五节	费尔巴哈	593
一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	593
二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	602
三	“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及其“基本内核”	609
四	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	615
五	对宗教的批判	622
六	“人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	628
第七章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636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636
第二节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 傅立叶 欧文的思想	641
一	圣西门	641
二	傅立叶	654
三	欧文	669
第三节	十九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主要贡献和局限性	682
后 记		691

前言

要说什么是哲学史，先得说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以理论形式表现的世界观。它是以世界的总体作为对象的一种认识，也就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全部领域最一般规律的认识。它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之处在于它不是以世界的某一局部作为认识的对象，而是以世界的总体为对象；它所探求的不是仅涉及自然、社会或思维的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而是涉及这全部领域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也不同于宗教、艺术等等，这就在于它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所表现的世界观，而不是以情感、欲望、意志等来表现的对世界或人们自己的心理状态的反映。当然，总体是不能离开局部而存在的，一般规律也只能是各个特殊领域的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但总体毕竟不同于局部，甚至也不能等同于各局部的机械相加；一般规律也与特殊规律有质的不同，而不是各种特殊规律的机械总和。同时，理论思维也与情感、欲望、意志等等密切相关、互相影响，但又各有所司而绝不能混为一谈。这就说明哲学既与各部门具体科学，也与宗教、艺术等其他意识形态都有密切联系，又与它们都不相同，而有自己特有的对象和表现形式。可以说，哲学就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的、人们对世界总体或自然、社会及思维领域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而哲学史也就是这样一种认识的发展史。

要对世界总体进行认识，首先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全部

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一般说来，认为物质的自然界是本原或第一性的，即唯物主义的回答，是符合世界的真相或本来面貌的，是正确的，与之相反的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就这个观点来看，也可以说哲学史就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历史，并且是唯物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战胜、克服唯心主义而向前发展的历史。只是应该指出：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不是唯一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对立的双方也并非只有互相排斥的斗争而没有同一性；唯心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并非只起消极作用，不应全盘否定。如果把一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哲学史看作就是肯定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与其对立面唯心主义观点不断重复的斗争的历史，则不单是把哲学史简单化、庸俗化，而且也是歪曲了哲学史的本来面貌。其实，历史上的哲学观点或学说，以那种赤裸裸地肯定精神第一性或物质第一性的形式出现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往往是以潜藏在其它问题的内部，或作为其它问题的先决问题，或与其它问题密切相联系或相互交织在一起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出现在思想斗争的舞台上的。除了作为哲学最高问题的世界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自然界这一问题之外，如世界及其中的万物是运动变化的还是本质上不变不动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还是由于外力的推动？简言之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也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个中心问题，它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既有联系又显然有别。还有如世界本原是一个还是两个乃至许多个，即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或多元论；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或思维能否反映存在，即可知论还是不可知论；正确认识是起源于感觉经验还是来自人心固有的“天赋观念”，感觉经验比理性知识更可靠还是相反，即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一般与个别何者更实在，即唯名论还是唯实

论；乃至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实体的存在或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也都是涉及世界总体或最一般规律的哲学问题，也都与哲学最高问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但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决不能简单地都归结为就只是唯物主义或是唯心主义的问题。因此，撇开通过这许多复杂问题表现出来的丰富内容，把哲学史看成孤零零的主张物质是世界本原的观点和主张精神是世界本原的观点的斗争史，甚至把它看成这两种观点就象两条铁轨或两列行道树那样平行发展的历史，显然都是不对的。当然，世界本原问题之成为哲学最高问题，也不是偶然的或什么人任意选定的。它之所以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因为任何其它问题的解决，都在一定意义下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或受它的制约，对这个问题作出某种回答是一切从事哲学问题探讨的人所无法回避的。尽管这回答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含的。这既是事理的必然，也为全部哲学史的事实所证明。因此，历史上的哲学斗争虽然内容极其错综复杂，但环绕着哲学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斗争，则象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其中，而构成全部哲学史的主轴。否认这一点或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淹没在其他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之中，乃至仅仅作为许许多多哲学问题之一而与其他问题并列，也都是不对的。环绕着哲学最高问题所进行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表现哲学的本质特征的主要矛盾，也是全部哲学史最基本的内容。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是表现哲学基本特征和全部哲学史基本内容的一对矛盾，也就具有一切矛盾所共有的种种规定性，它们之间既是互相斗争的，又是具有同一性的。它们既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推翻，也互相渗透、互相继承、互相转化。只片面强调两者的斗争和互相排斥的性质，否认两者之间的同一性，否认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批判地吸收或继承唯心主义的某些观点并

加以改造而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或否认某种唯物主义观点由于本身的片面性可以转化为唯心主义等等，则既不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不合哲学史的实际情况。反之，以同一性为借口而否认两者的本质对立，抹煞两者的原则界限，当然也是错误的。唯心主义既是构成哲学和哲学史的基本矛盾的一方，也就必然是哲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诚然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还是生长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大树上的一朵花。因此把唯心主义完全当作消极因素予以一概否定是不对的，哲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不仅有某些唯心主义观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过社会、政治上的进步作用，而且有些唯心主义观点也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上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唯心主义根本上说来是对世界的错误认识，也不是可以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看作不分轩輊，等量齐观，只是说应该如实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唯心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片面的一概否定、一笔抹煞的态度。

照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既是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斗争是经济、政治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反映，也是为经济、政治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各种哲学观点，是不同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用来与敌对阶级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全部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在古希腊奴隶制社会，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路线反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即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反对正统派的唯实论的斗争表现了市民等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高级僧侣、贵族的斗争；近代初期的机械唯物

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唯心主义的斗争则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先导，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无视哲学史上的这些基本事实，就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哲学史体系。但是，哲学之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还是通过其自身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这种本性来起作用的；换句话说，是要靠自己理论的真理性的说服力，尽管这种真理性往往只是片面的，乃至只是貌似真理而实质上是谬误的。如各种唯心主义，实质上都是谬误，但也只有使之具有貌似的真理性，采用说理的方式，才能使人接受而起其作为哲学所能起的作用。当然，依靠政治上的暴力或命令强迫推行一种哲学学说或禁止乃至迫害某种哲学或哲学家的事也是常有的，如天主教会就以教皇通谕的方式宣布托马斯主义是唯一真实的哲学而强迫其信徒接受，也用宗教裁判所来宣判各种不合天主教义的哲学学说为异端，乃至以火刑来消灭如布鲁诺那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当一种学说只是赤裸裸地依靠政权或教权（两者有时是合一的）的暴力来强制推行时，我们可以说，它尽管还具有哲学的形式，其实已失去哲学的本来性质，而是作为宗教教义乃至国家法律来起作用，不再是作为哲学在起作用了。宗教教义是只要求你信仰而不管你是否理解，国家法律是只要求你行动上服从而不管你思想上是否信服的。如果一种依靠政权或教权来强制推行的哲学，也还要作为哲学来起作用的话，那么它至少也还要有某种貌似的真理性来说服人才行。要作为哲学起作用，总只能依靠说理手段诉诸人们的理智，而不能依靠什么别的。宗教裁判所可以消灭布鲁诺的肉体，但实际上也从来无法消灭他所宣扬的唯物主义。即使一种错误的理论，也只能靠说理的方法用另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把它驳倒，而无法用强迫或暴力的方法来把它消灭。至于正确的理论或真理，则尽管也可以局部或暂时地受到压制，总决不能被消灭，而迟早会被多数人们所接受而得到发扬光大。

这就说明，哲学斗争，尽管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或本身就是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毕竟还是依靠说理，依靠自己的理论是否对世界作了某种程度的正确认识，依靠自己的理论是否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或这种颗粒的多少来决定胜负，来决定一种哲学在历史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不能认为一个阶级或其代表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可以凭空任意编造出一套哲学来为自己服务，而不管这套哲学是否有某些道理能够说服人。这样任意编造出来的哲学，即使有，也不可能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更不可能流传下来而在哲学史上占一页之地。当然，这也不是说，一种哲学能否在社会上起作用或在历史上占有地位，完全取决于其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的_{大小}。如果是这样，唯心主义在剥削阶级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这种历史现象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哲学既具有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的作用，当然其能否流行或流行的程度就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必然会运用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一切力量来扶持有利于本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使之在社会上流行，这是很自然的。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总是统治阶级的哲学。因此在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唯心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而唯物主义则受压抑，是不奇怪的。但即便如此，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宣扬唯心主义，也还是因为唯心主义有其认识论的根源，是看到了事物的真相的某一片面，只是把这一片面夸大了，绝对化了，才陷入了错误的泥坑，而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是把它巩固起来，并非凭空把它制造出来。以往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压制唯物主义，也往往还是利用了历史上旧唯物主义有某种缺陷或局限性，理论上_{有可乘之隙}。此外，一种哲学学说的历史地位，也并不完全决定于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毋宁说更主要的是看它对人类认识的发展是否作出或有多大贡献。主要靠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才得以在社会上起一定作用的哲学，虽然其实际

曾起过的社会历史作用也不应被忽视，但如果其所包含的真理性微不足道或几等于零，则我们也并不因其曾在历史上长期流行而肯定其在哲学史上应占重要地位，有重大价值。反之，能较正确反映世界，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能作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学说，则即使当时因受统治阶级的压迫而不能广泛流行，也并不因此贬损其价值而仍应当在哲学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例如，当时处处遭禁、仅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为人所知的斯宾诺莎的哲学，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就远非千百年来为无数人所信奉的神创世界、灵魂不死之类宗教唯心主义观点所能望其项背。

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诚然是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受经济基础的决定，也受上层建筑其它部分的种种影响，但它一旦产生以后，也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⑤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必须依据已有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料。经济并不直接创造出什么哲学思想，它只是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也多半是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的其它部门而间接地发生的。因此那种企图从经济的发展直接推演出哲学思想的发展的观点，或片面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把哲学思想的发展，看作绝对独立不依的过程，否认或忽视社会经济基础对它的决定作用和其他社会上层建筑对它的影响，当然更是错误的。应该在承认并具体阐明经济基础对哲学思想发展的决定作用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的基础上，来探索哲学思想作为相对独立的部门，其内在的发展规律；阐明人类对世界总体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是如何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地向前发展的；又是如何按照辩证法的一般规律，通过哲学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形成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圆圈而螺旋形上升的；并探讨人类哲学认识发展过程中，如何形成认识之网上的各个纽结，即那些